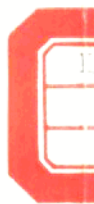


一
卷
上
冊
社



(明)田藝蘅撰

留青日札

瓜叢庵藏印精鈐故叢刊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留青日札

上
(明)田藝衡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留青日札

中（明）田藝蘅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留青日札

下
(明) 田藝蘅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前面，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傳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為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繹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檢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

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剪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箚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為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目次

黃序	一
劉序	九
蔣序等	一九
像贊	二三
叙目	二五
目錄	四五
卷之一	七五
卷之二	一〇五
卷之三	一三五
卷之四	一六五
卷之五	一九五
卷之六	二二五
卷之七	二五七
卷之八	二八七

卷之九	三一七
卷之十	三四七
卷之十一	三七九
卷之十二	四〇九
卷之十三	四四七
卷之十四	四八一
卷之十五	五〇七
卷之十六	五三七
卷之十七	五六七
卷之十八	五九七
卷之十九	六二七
卷之二十	六五七
卷之二十一	六八七
卷之二十二	七一七
卷之二十三	七四七
卷之二十四	七七七

卷二十五	八〇七
卷二十六	八三七
卷二十七	八六七
卷二十八	八九七
卷二十九	九二七
卷三十	九五七
卷三十一	九八七
卷三十二	一〇一七
卷三十三	一〇四七
卷三十四	一〇七七
卷三十五	一〇七七
卷三十六	一一〇七
卷三十七	一一三七
卷三十八	一一六七
卷三十九	一一九五
謝記	一二二五
	一二七五

日札序

嗜奇博古

西湖逢子執

擁兩歌婢衣

絳衣揚樞逢酒觀者如堵

而先生傲然若旁己人以為
古所謂狂客者流已聞子執
脩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
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
而驩飲娛我魂鬼而心平昔

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板有
吳棹材歸去來之意則子
執殆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
而詭之書其酒者蓋讀其留
青日礼所載博暢通雅撫

時悼俗或激或譖或徑或
怪或質已闕或標獨解如列
驛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
聽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
非淹文士噉名者所能辦

也。奚乎。士虞卿著書。子雲
草玄。夫六中有所不自聊。而
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
其意。玩日將月。瀟洒去來。如
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久而

知先生所以留者非書矣歲
久字渝其板復為蜀好事者
携去令人歎索田先生而不
得玄舉子藝家倩風雅不媿
婦翁而再為留青以留之謂

子義不三可也

黃汝亨謨齋書



